

印尼大選與今後外策的評估

羅石圃

印尼第三屆大選，已于五月二日如期舉行，投票時既平靜無波，計票結果，執政黨又仍高踞百分之六十二的得票率，以致一般認為大選後的政策將不致發生變化，但雅加達「指南針報」在社論中則明白指出：執政黨小部份選票轉入回教黨手中，應該被視為政治氣候變化的徵兆，是否如此？從大選的背景，及在野的左右兩派政黨得票率升沉，便可窺見端倪。

一 大選的背景

印度尼西亞于一九四五年宣告獨立，在憲法上雖明定每隔五年須舉行大選，選出國會議員、「人民協商會議」代表。總統、副總統，即由「人協」代表選舉產生。但在蘇卡諾執政期間，僅于一九五五年舉行過首次大選，直到他一九六五年下台，大選均未繼續舉行，至蘇哈托于陸軍平定「九卅」政變接管政權後，始于一九七一年七月舉行第二屆大選，從此「人協」代表與國會議員，方告依法產生。而先前的臨時政府——包括總統、副總統及「開發內閣」(Development Cabinet)，也都已名正言順，符合了「立國五原則」的「民主主義」精神^①。

至一九七六年，已屆第三屆大選之期，蘇哈托政府何以未能如期舉行大選？主要因素，乃鑒于經濟建設已由起飛而發生了衰退現象，物價的漲幅，相當驚人，就通貨膨脹而言，上屆大選前，已由一九六六年的百分之六百，下降到了百分之八，以致大家都認為此項政績，便是贏得大選勝利的主因，但到一九七五年，通貨膨脹率，又高踞「東協」國家之冠而達到了百分之廿，泰國為三點一，大馬三點八，新加坡二點二，菲律賓六點七^②，其影響選民對政府的估價已屬顯然，自不適宜于此種情況下舉行大選。

如果印尼的經濟衰退，祇是出于世界經濟整個萎縮的影響，再加上能源加價的衝擊而無法抗拒的浪潮，尚可向選民們求得諒解，無奈印尼是產油國家，在油價飛漲聲中，不僅未能如阿拉伯產油國同樣獲得厚利，造成國庫的外匯存儲激增，反而由于國營石油公司「帕達敏納」經營不善，在宣告破產後，所遺留下的債務，據估計高達百餘億美元。這種無法見諒于國人的痛心事件，便唯有

註① 印尼建國五原則，為①信奉全能上帝；②人道主義；③民族主義；④民主主義；⑤社會公平。

註② 「印尼國營石油公司的風波」，雅加達航訊，白雁撰，香港「大公報」，一九七六、十二、十三、二版。

將大選期間展延，以便設法彌補。

至上年九月，印尼新聞部長馬蘇里在與蘇哈托總統晤談後宣稱：如果明年不舉行大選，將有發生政變的可能。此是否危言聳聽？又何所據而云然？緊接着印尼政府發表了長篇聲明，指出「有人企圖違憲撤換蘇哈托總統」，並逮捕了以沙維托為首的陰謀者。西方通訊社報導，直指此乃未遂的政變，此中真象如何？從所公佈的五項文件中透露：他們對現政府經建的評價，確認大量吸收外資的開發政策，「已使人崇高的品德喪失，帶向了毀滅的深淵，可見蘇哈托的領導完全失敗」，因此要求他把總統權力移交給哈達（Mohamad Harta）。③

哈達博士在印尼獨立運動中，其地位僅次于蘇卡諾，獨立後，曾出任副總統十二年，因反對蘇卡諾左傾而辭職下野。所有在上述文件上簽名的人，包括元老政治家及各宗教領袖，就其政治立場言：有極左派的「蘇卡諾主義」份子，也有極右派的眞主信徒，雖然大家都聲稱：此乃遭受沙維托的欺騙而簽名，但據蘇杜莫將軍指出：此中顯然具有「國內顛覆活動因素，旨在使印尼人民和世界各國對蘇哈托總統的信任減弱或完全消逝，俾孤立印尼，造成外國停止對印尼的援助與投資」④、繼後美國「新聞週刊」又發表了一篇有關印尼的報導，其主要內容有三大問題：（一）貪污是危害蘇哈托政府的癌症；（二）國營石油公司的崩潰，拖垮了印尼經濟；（三）蘇哈托的家屬利用特權大發橫財。⑤

印尼第二軍區司令官威威多將軍指出：蘇俄情報機關KGB，企圖藉沙維托反政府陰謀事件製造社會動亂，寄望在文件簽署人被捕時，掀起羣衆示威⑥。無怪乎此項陰謀被目為「未遂政變」與「顛覆活動」。基本上，又是針對大選延期所造成的人心不安，以致蘇哈托政府，不得不劍及履及地宣佈今年五月二日舉行大選。

二 執政黨競選的難題

一九七一年大選籌備工作，經過了整整三年期間，本屆大選，其籌備期限，則僅有五個多月，自屬爲期匆促，計劃難週。所幸擁有上屆的「普選法」依據，對「九卅事變」份子暨其從屬者，都可剝奪選舉權。而參加競選的政黨，除執政黨「從業集團」（Golongan karya）——簡稱「戈爾卡」（Golkar）而外，在野黨，已由上屆的九個黨，在兩年前便已合併爲兩個政黨，即回教「統

註③ 「印尼最近發生了什麼事件」？雅加達航訊，白雁撰，香港「大公報」。一九七六、十、九、二版。

註④ 同註②

註⑤ 「美國新聞週刊在印尼被查禁的原委」。「中央社」雅加達航訊，謝善才撰，一九七六、十一、卅。

註⑥ 新加坡「南洋商報」，一九七六、十一、廿四、一版。

「建設黨」(Partai Persatuan Pembangunan)——簡稱 PPP，與由「國民黨」、「天主教黨」、「基督教黨」聯合組成的「民主黨」(Partai Demokra Indonesia)——簡稱 PDI。

政黨的簡化，現行普選法的依據以及辦理選務人員的駕輕就熟，再加上執政黨的「戈爾卡」，經過五年多的發展充實，不像上屆大選時的倉促組成即進入競選戰場，得使執政黨方面在此次大選中具備了壓倒性聲勢，這些固然是蘇哈托政府此次大選比上屆的有利之處，但也有很多難題出現。

首先是「戈爾卡」雖然期望在此次選戰中大獲全勝，但又不許在野兩黨或其中一黨全軍盡墨，正如印尼情報總籌機構副主任慕爾托波將軍所指出的：倘使「戈爾卡」得票過多，以致扼殺了其他兩黨或一黨，則將演變為極權主義，這是不合于「建國五原則」民主主義精神的^⑦。如果大家不否認選場如戰場，在一場大戰之中，一方面要達成全面勝利的目標；另一方面又不許將敵方擊敗得全軍盡墨，這應該是一項如何艱難的任務？其次是在經建的成就方面，一般都認為這是蘇哈托政府贏得上屆大選的主因，但對本屆大選，卻一變而成了遭受對手攻擊的弱點。由于沙維托等「冷酷的評價」，不僅抹煞了政府所有在這方面的成就，且指責大量引進外資的開發，已把印尼人民「帶向毀滅的深淵」。對此必將成為野黨競選宣傳的口實，再加上貪污與國營石油公司破產等問題，執政黨應該如何應戰？又是在選戰中設防的艱困任務。

沙維托事件和「新聞週刊」揭露印尼貪污的專文，既然被治安機關斷定為「顛覆活動」，且有國際共黨的指使陰謀，則在競選期間各黨針鋒相對所造成的情勢緊張，便很容易被共黨滲透份子挑撥利用，形成反政府的暴動狂瀾，使大選橫遭破壞，馬來西亞一九六九年大選所造成的流血衝突，便是前車之鑑，以致如何維護競選期間的治安？又是雅加達政府另一沉重的課題，因為軍警既需切實防阻各方助選者有集眾對抗的暴行，又須避免以軍事干涉選舉，及政治權力濫用的指控。

為完成這些艱難任務，印尼政府對此次選舉採取了若干特殊措施，如三黨協議以二月廿四日至四月廿四日為競選期間，至大選前一週所有競選活動一律停止，俾作為選民思考抉擇的時機，報刊廣播避免刊播競選糾紛的新聞，對競選所引起的爭端，均由三黨所組成的聯合協調委員會公斷，不許作為互相攻訐的宣傳。此外是恪遵「爪哇傳統」——不得抨擊個人或政府的政策，更不能藉機反對當局^⑧。這些措施雖並不合西方民主政治的要求，但頗適合印尼人民視國家如「大家庭」的基本觀念，所以此次大選得以順利完成。

三 破壞大選的陰謀

註⑦ 「中印文經協會」雅加達通訊，一九七六、十一、八。

註⑧ 「遵循爪哇傳統的印尼大選」，新加坡「南洋商報」，一九七七、五、四、三版，特派記者李小林撰。

不過在三黨逐鹿的過程中，也出現了不少違規事件，更出現過流血的驚險鏡頭，正如大選活動最高負責人的內政部長——也是「戈爾卡」領導人之一的阿米爾、馬莫特中將自我解嘲地說：「有人說我既作裁判，又當球員，我雖不能不承認，但總不能不制裁違規」，這便道出了政府維護競選秩序的苦衷。關於競選違規事件的處理，造成政府方面最頭痛而棘手的，便是面對「統一黨」的競選宣傳。

由各回教政黨聯合組成的「統一黨」，其領導人之一的里特宛在競選時說：「統一黨不要現在這樣的建設：一方面有人每天花得起三千盾（約美金六元半）養狗；而另一方面在烈日下工作的農民，每天祇能得到四十盾的工資」，其總主席米塔勒查所發表的「政治聲明」則稱：「統一黨認為：現政府機構中存在着貪污受賄、濫用職權、侵吞及浪費公帑，橫征暴斂現象，促使統一黨致力於實現廉潔政府……並舉出了許多事實及數字作為證明。這既使執政黨百口莫辨，更尷尬的，是該黨聲稱獲勝後，仍將推舉蘇哈托蟬聯總統。就「統一黨」的競選標誌——「穆斯聖堂」，又喊出了「誰不選聖堂就進不了天堂」！「不選聖堂的便是異教徒」等口號，這對絕大多數都是信奉真主信徒的印尼選民，其影響之大便可想而知。^⑨

蘇哈托總統聲望的影響力已被「統一黨」所平分，而真主的信仰號召，又被它以「聖堂」標誌企圖獨佔，即已促使執政黨招架為難。尤其是該黨機關報——「火炬報」報導：在東爪哇某些地方競選活動，該黨競選者達到了軍人開鎗傷人事件，其副主席所發表的談話稱：「如再發生類似事件，統一黨將退出競選」，這種威脅，更是針對政府在此次大選中，斷不能不有三個政黨同組國會的苦心而發，以致「戈爾卡」雖有政府的支持，亦不能不對在野兩黨競選的違規活動，在可能範圍內容忍退讓。

由回教各黨所聯合組成的「統一黨」，誠然都是站在堅決的反共立場，但由于印尼有過「回教國」（DI）運動，並有「聖戰指揮部」，企圖以武裝戰鬥奪取政權，在一九六三年發動叛變雖已告失敗，但其舊部仍然分佈各地——尤其在蘇門答臘南端。「統一黨」在競選時所掀起的宗教狂熱，便很容易造成「聖戰」份子在共黨迂迴利用下死灰復燃。三月廿九日，在蘇島南部南榜，便有武裝暴徒與警察衝突，使三名警員喪生，接着發現領導暴徒的，乃一九六〇年向政府投降的「回教國」運動領導人之一的馬旺，經進一步追蹤逮捕，始悉此一利用大選製造暴亂的計劃內容，及其獲得外援的詳情。

四月廿四日，印尼新聞部長馬蘇里透露：被拘捕的「聖戰指揮部」人員供認：「為達成建立回教國企圖，他們計劃進攻陸軍總部，焚燒宗教學校，及炸毀雅提魯赫爾電力站，然後集中力量破壞大選」，距此半個月前，馬氏曾宣佈，軍方已破獲了外國潛水艇私運軍火接濟「聖戰突擊隊」的陰謀，軍火被運入爪哇南岸叻里達地區。馬蘇里雖未指明卸下軍火的潛艇國籍，但曾譴責「這是共產黨的顛覆活動」。所幸印尼軍方早有防範，在競選活動開始前，便已掃蕩了該組織的巢穴，逮捕了數百人^⑩，所以在「統一黨」

註⑨ 「印尼大選風雲」，香港「大公報」，一九七七、四、廿一——廿六，雅加達通訊，柳風撰，均載一版。
註⑩ 新加坡「南洋商報」，一九七七、三、卅、及四、六、均載一版，香港「華僑日報」，四、廿五、三版。

競選已造成宗教狂熱的高潮狀態下，共黨利用該組織破壞大選的陰謀亦已落空，反而促使「統一黨」的競選宣傳不敢不自動約束，政府官員也敢于反駁它的宣傳，如內政部長馬莫特指出該黨利用「聖堂」愚弄選民，及蘇摩托將軍澄清三軍戒備，乃為壓制某些集團競選的謠言，都是藉此背景而贏得了人們的重視^①。

此外在競選期間，印尼各地都出現了「亞齊獨立宣言」的傳單，乃由現居美國的印尼人迪泰羅簽署，他自稱為「亞齊民族解放陣線」主席。當地軍區司令曾指出此一組織，在陰謀煽動亞齊人民從事恐怖主義活動，所幸圖謀者及其所擁有的武器均迅即被逮捕沒收^②。故能在投票時，亞齊的秩序亦平靜如常。

四 執政黨保持勝利的因素

兩個月的競選活動，都已按照規定于四月廿五日——投票日的前一週完全停止，好讓全國七千零五十六萬一千七百七十名選民，有考慮其神聖的一票應該投給那一政黨的時機。據新聞報導，在此一期間，各政黨都沒有任何違規事件，幾使外來客不能相信五年一屆的大選即在眼前。至五月二日舉行投票，在整個印尼羣島廿八萬七千個投票站，沒有任何意外事件發生，且投票率高達百分之九十至九十五之間，可見印尼選民對大選的重視。

由于此一羣島國家，擁有三千五百多個大小島嶼，轄地遼闊，交通不便。每屆大選的計票，須經過將近一個月的時間，方能得到最後的結果。不過從人口集中的爪哇，與面積最大的蘇門答臘兩地的選票計算，已可看出各黨勝負的大致情形。依大選後第三天的初步計算，「戈爾卡」的得票雖然領先，但在雅加達選區，及蘇北亞齊，都是「統一黨」獲勝，不僅「民主黨」喪失了席位，「戈爾卡」的席位，也被它奪去了不少。

然而「統一黨」對大選初步的結果並不滿意，認為投票有舞弊事端，由其領袖向蘇哈托總統親呈的一份報告書中指出：(一)東爪哇有二百多萬選民沒有投票權，因為沒有接到投票通知書，其中絕大多數都是支持「統一黨」的；(二)官方委任的計票見證人，曾遭到地方官員及警察恐嚇，而這些員警又非法接收選票。此宗選舉官司由「統一黨」告發時，西爪哇萬隆的十四間大專院校學生亦出面支持，他們以選舉監督的身份發表聲明稱：大選曾在若干地區發生不法行為，並列舉了某些市鎮及鄉村應該重新投票^③。這一風波如何平息？雖並未見到報導，但本屆大選的最後結果，則终于在政府所邀集的三黨代表一致簽署下，在六月八日確定，並予公佈

註① 同註③

註② 新加坡「南洋商報」，一九七七、六、五、一版，及六、九、二版。

註③ 新加坡「南洋商報」，一九七七、五、六、一版。

週知。

其結果爲：「戈爾卡」獲二百卅二席，較上屆的二百卅六席，減少了四席；「統一黨」得九十九席，較上屆的九十四席增加了五席；「民主黨」得廿九席，較上屆卅席減少一席，此一鑑定大選投票最後結果的會議，乃由印尼內政部長兼大選最高負責人馬莫特所主持，于六月八日在內閣祕書處會議廳舉行，參加的除三黨代表而外，尚有各競選組織的中央領導委員會代表，政府各部部长、各軍種總參謀長、警察總長、廿七省省長、國會第二委員會全體委員^⑭，所以經由此一會議所宣佈的一九七七年大選結果，可算是已告塵埃落地。

檢討「戈爾卡」仍能立于不敗之地但小有挫折的原因何在？大家如不否認經建所帶給人民的生活安定與社會繁榮，是蘇哈托政府在上一屆大選獲得勝利的主因，便不能不承認本屆大選的不敗，仍應歸功于經濟由衰退中又恢復了進步的轉機，例如通貨膨脹率，由一九七五——七六年度的百分之廿，降到了今年的百分之十二^⑮，其表現在物價方面的下跌，足使每一個人都會欣慶的，比任何競選宣傳都能贏得選民的歸向。其次是政府宣佈從四月份開始的軍公教人員大幅度加薪，且對低薪者加百分之三千，高薪者祇加百分之二千二，領取養老金的，也照比例增加^⑯，因爲「戈爾卡」乃以公教人員爲主體，軍人雖不投票，但軍眷有投票權，這又鞏固了執政黨的團結陣容，至于印尼的經濟何以能够迅速好轉？顯然是由石油加價所造成。

誠然，國營石油公司由于人謀不臧，以致破產後所遺留下的龐大債務，及其負責人的舞弊營私，在遭到各方的指摘下，使政府也爲之蒙羞，尤其在競選宣傳中，敵對黨以此作爲攻擊執政黨的主題，也就是「戈爾卡」失去四席的主因。但由于政府在大選前夕，即將該公司前總裁蘇多沃加以拘禁，這又挽回了不少人心，正如「統一黨」在競選時所聲稱的；如果該黨獲得全勝，仍然選舉蘇哈托總統蟬聯，顯然這也是基于印尼大多數人民的人同此心。

五 選民有要求疏遠蘇俄的意向

由于大選結果，使新的國會總席位四百六十席之中，執政黨「戈爾卡」已取得二百卅二席，再加上軍人代表一百名，使政府代表共佔國會議席的絕大多數。明年三月選舉總統、副總統的「人民協商會議」九百廿位代表之中，除國會全體議員均爲法定代表而外，其另一半的四百六十名代表，依照憲法規定：半數由地區選出；其餘由武裝部隊與職業階層平分遴選加倍人數呈請總統核定，

註⑭ 「中印文經協會」雅加達通訊，一九七七、六、十六。

註⑮ 「美聯社」雅加達電，一九七七、五、廿四。

註⑯ 「路透社」雅加達電，一九七六、十二、廿九。

以全國各職業團體為主體而組織的「戈爾卡」，既可完全掌握職業階層代表的遴選，與代表蘇哈托政府的軍人代表，實即等于非國會議員的四百六十名「人協」代表之中，政府代表已佔了二百卅名，由地區選舉的另一半，再以百分之六十二推算，則「戈爾卡」應佔一百七十名，亦即說明「人協」代表全部九百廿名之中，政府擁有七百卅二人，顯示蘇哈托總統的蟬聯，當無問題。

政府既未因大選而有所變動，其政策自亦不會有所改弦更張。然而雅加達「指南針報」，何以在社論中指出：「執政黨選票小部份轉入回教黨（統一黨）手中，應視為政治氣候變化的徵兆^⑭？其實「統一黨」與「民主黨」得票的升沉，政府在大選之前，早就窺知了選民的趨向，其表現在對外政策方面的，已策定修正的方向俾便適應此種要求。由回教各黨聯合組成的「統一黨」，一向是站在堅決的反共立場，而「民主黨」乃以遵循「蘇卡諾主義」的前「國民黨」、「貧民黨」等為主體。他們醉心中立外交而偏左，以便左右逢源，甚至有容共的主張^⑮。由此兩黨在大選中得票的增減，便無異表示民心已趨向堅決反共立場，而執政黨的少數選票轉入了「統一黨」手中，亦顯示選民們對蘇哈托政府在這方面尚未能符合他們的要求。

回顧蘇哈托政府自一九六五年上台以來，在對內肅清印共及其從屬集團份子，一直是雷厲風行，毫無姑息，與北平關係的凍結，對其微笑攻勢，迄無動于衷，這是無可否認的。但與蘇俄的關係，則始終保持，且有與年俱進情勢，以致印共除在北平設立的總機關，已于一九七〇年成立七人委會的最高領導單位，並有雅加達、東爪哇、廖島、楠島等地方局的成立，祕密進行爭取農民活動而外；其另一支親俄派印共設在新德里的總部，亦由蘇俄駐印尼使館扶助，已使它將實力伸入國內而死灰復燃^⑯。這使堅決反共的印尼回教信徒十分擔憂，也是對政府所不滿的。

印尼軍方的「戰鬥報」，于今年元月七日刊登了一批在印尼活動的蘇俄特務人員名單，揭露了他們偽裝大使館官員、貿易局和輪船公司職員或「塔斯社」記者，進行扶助印共顛覆活動。報導中引述了上年四月投奔自由的蘇俄異端份子阿馬爾里克的話說：「在印尼，約共有二百名俄人，不包括眷屬，事實上是「格別烏」(KGB)，和「格魯烏」(GRU——軍情部)間諜。該報並指出「塔斯社」駐雅加達首席記者為「格別烏」官員，曾于一九七〇年因間諜活動被逐出美國，其所公佈在印尼的俄諜名單中，包括俄使館一、二、三等祕書，雅加達新聞處職員，及船運公司和貿易部官員^⑰。再由印尼第二軍區司令官威威多揭露沙維托反政府事件，乃蘇俄「格別烏」人員製造動亂的陰謀，可見印尼軍方和回民一樣地不滿政府接近蘇俄。

然而蘇哈托政府不敢開罪于莫斯科，實屬情非得已，在大選之前，既已有了疏遠蘇俄的打算，今後更將在這方面儘可能滿足軍

註⑭ 「法新社」雅加達電，一九七七、五、六。

註⑮ 「印尼大選與政局」本刊，十卷、十一期，一九七一、八、十、拙著。

註⑯ 「印尼共黨似在死灰復燃」、「華盛頓郵報」，一九七〇、一、廿六——廿七，卡諾(Sanley Karnow)撰。

註⑰ 香港「大公報」一九七七、元、八、三版。

民的要求。

六 更新三軍裝備以解除蘇俄奪索

蘇卡諾政府所遺留的大批外債，使蘇俄成爲印尼十億美元的債權人。基于克宮針對着這位狂人的野心，以建立強大的三軍，俾實現稱霸東南亞的妄想，乃以記賬方式儘量除予印尼所需的械彈機船，並担任訓練工作，以致蘇俄不僅是印尼的大債主，而所屬俄製的武器裝備——尤其是戰艦軍機，一旦沒有來自蘇俄的零件，便會變成廢物，以致蘇哈托政府雖斷然凍結了與中共的外交關係，但仍不能不敷衍蘇俄，一半便是出于此種苦衷。因此，雅加達在企圖推遠與莫斯科關係之前，便必須先行更換三軍的俄製武器裝備，其可能性如何？馬力克外長已經透露了答案。

今年二月四日，馬氏在國會中指出：印尼爲了應付萬一，重整軍備與經濟建設具有同等的重要性，而更換六十年代的俄製武器裝備，使其現代化而增強戰力，又爲重整印尼軍備的重要課題，至于新的武器裝備從何而來？他雖沒有明言，但接着強調印美關係日益密切，尤其在戰略地位上，因爲印尼鎖鑰三洲兩洋，人口與土地、資源均佔整個東南亞的一半，乃使華府在越戰結束後，與雅加達安排了兩國定期性的磋商^②，可見美方對印尼戰略地位的重視。這便無異說明了印尼三軍的武器裝備，將以美國製品而更新。

至三月十二日，馬力克在印尼駐外使節會議席上，對此且有更露骨的代表，他說：「印尼將避免向共產國家尋求軍備，祇要從自由國家獲得武器，絕不向共黨國家尋求^③」，華府的態度如何？四月中旬，美國助理國務卿布魯克訪問印尼，與印尼國防部長兼代外長彭加賓會談後，透露雙方討論的主題，包括亞洲局勢及美所担任的角色，美國軍援印尼問題，也在討論之列。在同一期間抵達印尼訪問的美國衆院撥外小組主席沃爾夫，也同印尼軍事首長討論了美國軍援印尼事宜，沃氏聲稱：「我們負有軍援印尼的任務，因爲我們過去向越南提供了無意的軍援——亦即無意武裝了非常靠近印尼的敵人」。^④

這些跡象，都已顯示在大選之前，蘇哈托政府便已得到了卡特政府的承諾，允許協助以美國軍援，更新印尼三軍的俄製陳舊武器裝備。此不僅增強了印尼的國防實力，更重要的，是蘇俄軍援印尼的套索從此將告解除。至于在大選之後所造成的情勢，蘇哈托政府既已可蟬聯而繼續貫徹此次政策，且由于堅決站在反共立場的「統一黨」所獲選票增多，一般認爲這是由于選民擁護該黨推遠

註① 新加坡「南洋商報」，一九七七、二、五、一版。

註② 台北「聯合報」，一九七七、三、十三、四版。

註③ 新加坡「南洋商報」一九七七、四、十五、一版。

蘇俄關係的立場，勢必促使印尼政府對此次政策加速執行。

印尼的對外政策雖不會放棄中立，但自蘇哈托執政以來，已經逐漸偏右。在此次大選之後，將因「統一黨」的得勢，更會靠近美國及西方集團，推遠與蘇俄關係，其次印尼在大選後即宣佈凍結油價^②。此種引起產油國家攻擊，損失本國財源的決定何以造成？顯然是爲了遷就華府及爭取「東協」國家的友誼。這都是印尼大選後將與美國及「東協」成員國加強關係的先聲。

七 結論

至于印尼大選後與中共外交關係解凍的可能性如何？一般根據馬力克外長屢稱在大選後，即將與北平從事復交的商談，認爲此即表示雙方重拾舊歡將爲期不遠，其實不然，馬氏的話乃別有用心，一在向蘇俄示警，促使它不敢不爭取印尼政府而減低對印共顯覆活動的支援；一在安撫患有恐懼北平病者的選民，以免他們傾向以蘇卡諾主義者爲主體的「民主黨」，由堅決反共尤其憎恨中共的「統一黨」在大選中的得票率激增，北平便已了然于復交無望，所以華國鋒亦即公開接見印尼共黨中央代表團^③。

正如印尼國防部長并以兼代外長身份發言的彭加賓所指出的：華國鋒接見印共代表團，大有礙于印尼擬與中共復交的商談，他在謁見蘇哈托後，更對記者宣稱：印尼雖然迫切希望與世界各國建立關係，但中共領導人的此種行動，無異自絕與印尼的復交之路^④。誠然，在馬力克外長返抵雅加達後，曾經表示過華國鋒接見印共代表團，對印尼與中共謀求關係解凍並不會發生影響，但他所指的，乃洞悉北平此一行動，其所以由「新華社」發佈新聞，除向印共份子表示將繼續支持他們造反奪權而外，且含有威脅雅加達政府不敢不向它靠近的另一陰謀。馬氏的話，顯然在表明印尼斷不會受此威脅的影響而向北平低頭。

在印尼佔有一柱擎天地位的武裝部隊，其「三軍日報」曾爲此發表了專文，警告印尼如果與中共復交，便是引狼入室^⑤，可見印尼軍方態度的堅決，蘇哈托政府又安能視之等閒？我們認爲大選後的印尼對外動向，是中立而更偏向西方集團，以推遠蘇俄而平衡與中共外交關係的繼續凍結，並盡力促使「東協」的團結力量加強。

註② 香港「星島日報」，一九七七、五、廿一、二版。

註③ 香港「大公報」，一九七七、五、十九、一版。

註④ 「美聯社」雅加達電，一九七七、五、廿一。

註⑤ 「中央社」雅加達電，一九七七、元、十三。